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

新年来了

□杨 雪

一进腊月廿三,年味就开始浓了,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要戴新礼帽。

在童年的记忆中,此时母亲开始筹划蒸馒头、蒸菜馍、蒸花糕了。

摘下墙上面瓜做的老曲,刮一些做老面酵头。冬天气温低,酵头要提前一天准备。第二天要起个大早,温水和面,和好后把面盆捂在棉被里,开始炒包子馅。挖出窖里的萝卜,擦丝焯水,用布包好反复按压挤出水分;大葱切碎,再加熟肉丁、用热油煎过的豆腐丁、粉条。拌馅调味,母亲有独门秘方,豆油、猪油荤素各半,里面加入葱头、香菜根、姜片、蒜、大料,慢火熬成一小盆料油,用来拌馅、炒菜都特别入味。

院子里支起大锅,大块的劈柴烧得灶底通红,掀开锅盖,笼屉上烟雾缭绕,不见人影,只听见母亲烫手后的吸气声,一笼菜馍已经扣在案板上,笼布还牢牢粘在上面,灶前烧火的小孩儿已经一哄而上。怕粘掉了馍皮,母亲先用清水拍湿后,才轻轻揭下笼布,顾不上别的,先给围上来的小孩一人手里塞上一个。

刚出锅的菜馍热气腾腾,小孩儿捧在手里烫得倒来倒去也不舍得撒手,一口咬下,菜馍皮儿蓬蓬松松,细细嚼麦香浓郁。龇牙咧嘴的小孩儿不顾得烫嘴再一口咬下去,肉丁喷香、萝卜清甜、豆腐丁松软,诸多滋味在口腔中逐渐爆

炸开来,一个手掌大的菜馍瞬间就下了肚,像猪八戒吃人参果。

第一锅菜馍得二十多个,通常是一个都剩不下的,哥哥的纪录是不歇气连吃九个。孩子们空了一年的肚子,急不可待地等着年节这场盛宴的填充。

廿六,起油锅,炸带鱼、炸丸子、炸酥肉。肥瘦相间的肉切成条,加入盐、葱、姜、料酒、五香粉、酱油,抓拌腌制两个小时让肉入味,裹上鸡蛋面糊,把肉条放入热油中搅散,待到肉条变成金黄色捞出,酥肉就炸好了。

等一笼笼白白胖胖的菜馍,一盆盆炸得金黄喷香的酥肉、绿豆丸子、鱼块按照计划流水般进了南屋(南屋不生火炉,温度始终零下,是天然的冰箱),忙得晕头转向的父亲照例会抽出空来,撕下一张旧日历,在背面龙飞凤舞地写下一年夜饭的菜单。四冷拼:炆藕片、香肠拼盘、姜丝皮蛋、猪皮冻。四炸货:炸春卷、炸带鱼、炸藕盒、炸虾。四热炒:蒜薹炒肉片、蘑菇溜肉段、海米油菜、辣子炒鸡。四大件:糖醋鲤鱼、红焖肘子、整只烧鸡、一品暖锅。四蒸碗是下饭菜,配着馒头、花糕吃的,红烧肉、四喜丸子、蒸酥肉、八宝饭或者蒸红枣山药。两个汤:汆丸子汤、羊肉白菜汤。



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父母亲,尤其重视年节这丰盛的一餐。家里上学的孩子们都放假回来了,他们一反平时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的节俭,要铆足全身的劲儿,把这一整年的积攒都做成各色菜肴,吃进儿女的肚里,以此准备下一年的远行。

廿七,要整理内务、清扫除尘;廿八,赶最后一个年集采购蔬菜和杂货;廿九,桌上要摆好待客的糖果瓜子,院里要拉上灯泡照得亮堂堂。

年三十,大门上要贴门神春联,除旧布新;院里要撒上芝麻秆,驱邪踏岁;门口要横放一根木棍,挡住晦气、不漏财气。

感谢父母,他们把这些传统年俗和每一餐年夜饭仪式感满满地种进儿女们的记忆里。游子走遍天涯,岁末的这一餐团圆饭却始终萦绕在梦魂深处,一生不忘。

油花窗纸换,扫舍又新年,户写宜春字,囊分压岁钱。新年来了。

雪孩子

□秦 瑟

雪孩子生在雪天
村里家家户户
几乎都会生一个
没有人会拒绝雪花送的礼物
大龙家有二狗家也有
三猫家有四嘎子家也有
小芳家翠花家
老掉牙的二奶奶家
也都有

我披衣下床 隔着门缝
瞅他 圈里酣睡的老黑猪
不理他 藏在地瓜秧里
安眠的麻雀不理他
挂在院里树杈上的老玉米和
红辣椒也不理他
他瑟缩着身子 独自
忍耐着寒冷与寂寞

大圆球做身子 小圆球当头
两根树枝当手臂
一排瓶盖当纽扣
笤帚做头发 饼干当眼睛
红萝卜当鼻子
蓝墨水画条弧线就是嘴巴
爸爸亲手接生的这个童话孩子
和我一般高 憨态可掬
我俩并肩站在一起
像极了一对孪生兄弟

我的兄弟日渐消瘦了
我给他地瓜他不吃
给他萝卜也不吃
他身子骨一天天矮小
脸上挂着冰冷的泪滴
眼里流着无尽的忧伤
终于有一天 我的兄弟
不见了 我知道
我的兄弟回到了天上
他的作业还没写完 明年
他还会带着作业 再来和我
相聚 这位兄弟温暖着
我的童年 也从此温暖了
我的一生



纳着鞋底的大娘婶婶
围着我的兄弟评头论足
欢快的鸟雀在我兄弟身旁
蹦来蹦去地觅食
试着胆子忽而停在肩头
叽叽喳喳 仰着脸
询问他来自哪里
陌生的小白狗汪汪叫着
想和他比比谁更白
见我的兄弟笑而不答
就在他脚边撒了泡尿
悻悻地离去
他望着厨房升起的炊烟
无奈地暗暗吹了一声口哨

深夜 北风凛冽呼号
兄弟 你冷不冷

人生百味

Renshengbaiwei

春联里的年味儿

□鲁 北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面的新桃和旧符,其实就是最早的春联。在《燕京时岁记》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在宋代,最早的春联,就是挂在门两边的两块桃木。到了宋代,纸张的利用得到普及,春联也由桃木做的桃符改为纸张,叫“春贴纸”和“春联”。

到了明朝的时候,贴春联这个习俗就更为普及了,明太祖朱元璋还发圣旨命令家家户户必须贴春联。

小的时候,小村里能写春联的人并不多。三大爷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张云之是一个。要说写得最好,当属三大爷,他年轻

的时候读过师范,有底子。

那时候的春联都是三大爷和父亲写。但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拿上红纸,找张云之写。

张云之写春联,好多年。

我上了十几年学,但没有写大仿,毛笔字拿不出门。父亲说我,“怎么上的学,还不如我一个完小生。”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不屑。父亲读到完小,就是六年级。

以后我到县城上班,一个同事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每年都让他写春联。回家过年,捎回去。这个同事一写写了十几年。

再以后,集市上有了卖春联的,而且样式新颖,就不再麻烦同事了。

小的时候,大年三十,都是我和弟弟贴春联。母亲打好面糊糊,我拿着春联,弟弟端着盛

面糊糊的盆子。我们先到爷爷家里,然后去我家,再去弟弟家,返回来再贴父母家里。每到一处,弟弟站在凳子上,把春联贴在门槛上、门框上、窗檐上。

在我们家乡,不仅要把春联贴在大门上,而且所有的房间、门上都要贴上春联,甚至衣柜、书桌、菜橱、面缸、粮囤、车辆、牛棚、猪羊圈、鸡鸭舍等处都要贴上书写不同吉祥内容的春联。牲畜家禽房舍写“六畜兴旺”,粮仓、粮囤写“五谷丰登”,水缸上写“口饮清泉”,衣柜、菜橱写“丰衣足食”,老人炕头写“身体健康”,放煤油灯的地方写“小心灯火”,车辆写“日行千里”或“出入平安”,大门外的树木或电线杆上写“出门见喜”等等,都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这几年,春联贴得没有从前那样铺天盖地了。有时候,大门上贴两个大大的“福”,完事。

现在,有不少的人家把大红“福”字倒着贴在大门上,父亲对此耿耿于怀。“福”字倒贴,意味着“福到了”,很吉祥。如果做“福到头了”解释,怎样?岂不玩完。

贴春联也有忌讳。如果家中有人去世,当年,不仅本家不贴春联,五服以内的族人,也不能贴春联,以示对逝者哀悼。今年,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和弟弟就不能贴春联,三年之内都不能。我的那些同辈的兄弟,当年不能,第二年就如常了。

年三十,小村里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远处已经响起鞭炮声。

除夕夜,妻子和弟媳在包饺子。我和父亲、弟弟喝着茶,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不语。

没有了母亲,年味淡了很多。



大年三十,小村一下子红火起来,一副副大红春联贴在家家户户的门口和角角落落。冬日里的小村,年味儿浓了。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但真正的年味儿,不是腊八,而是红彤彤的春联。春联是喜庆的,意味着红红火火。